



老 树

□王炳淦 金乡县第二中学高一七班

村口氤氲着水雾，与风声融为一体。远远的炊烟升起，老树在那盘根，空灵的鸟啼声穿梭在树枝间，格外宁静。

它是一棵梧桐树，历经岁月的沧桑，承受时间的涤荡，皱纹爬满树身，枝干却依然坚挺。一年又一年的绿意，融入心房；一年又一年的花香，滋润鼻腔；一年又一年的落叶，扫去荒凉。一年又一年，它都会由青葱变得枯黄，再回到青葱；从发芽到开花，再到落叶，它仍旧在那里。

我的童年慢慢地被时间漂白着，想起过往的日子，跟这树融合在一起，分成根、茎、叶。

那时，老树是安静的。趴在树下，聆听着鸟儿的和鸣，那声音像幽谷中伴着的水气，轻盈婉约。它们在树上唱，我在树下听。然后，呆呆地看着老树裸露在地面上的根，还有着急搬家的一群群蚂蚁，咯咯地笑几声。

那时，老树是温柔的。爬上树干，眺望远方，看着归巢的鸟儿和从远处走来的母亲。手下一滑，径直从树上摔了下来——还好爬得不是很高。母亲闻声跑来，紧紧把我搂到怀里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，说着“不疼，不疼”。母亲温柔的怀抱里惊魂未定的我一股委屈涌向心头，哇地哭了出来。

那时，老树是清幽的。五月初五，宴请家亲。母亲从里屋搬出八仙桌，在门前的老树旁摆下，又放下方凳。一股股炊烟从烟囱里飘出，与老树

牵手，转眼恋恋不舍地飘向远方。老树或许会摇摇手，留下些信物，让树叶随着炊烟远去。浓郁的绿叶中长出些许花苞，阵阵花香夹杂着菜香迎面扑来。

家宴开始，母亲点人开饭，却唯独差我一个。奶奶笑着说：“没准儿在树下哩，就属他和这树最亲。”

急匆匆地跑到饭桌旁，踮起脚尖，奋力将身子向上提。正是因为看不到桌面，便用手在桌面胡乱抓。不管抓住了什么，都径直塞到口中。要么是一粒花生米，要么是一根酸咸菜。再去抓时，一股香甜的气味从手中传来，忍不住看了一眼，一朵紫色的梧桐花安静地落在手心。

青葱岁月，悄然无息地离去，只留下了满满的回忆。根根由下而上的钉子嵌进树身。满身疤痕，既是它，也是我。

后来，柏油路开入村庄，村口的水雾早已被烟尘代替，老树好像变得颓废，甚至一蹶不振，没有了昔日的安静，温柔与幽香。从那以后，树上少有鸟鸣，也少了安静的聆听；直至，三月少了盎然意，五月少了透骨香，九月少了轻飘叶，腊月少了落枝雪。

老树死了，说是铺路轧断了树根。母亲将树砍倒当柴火，终于，老树与炊烟融为一体。我央求母亲留下树墩，留下念想，毕竟它见证过我的成长、拥抱过我的童年啊！

又是一年春尚好，走到门前，树墩上有一株幼苗……

我的爸爸

□孙英卓 济南市实验初中八年级一班

我的爸爸叫孙立杰，是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的一名普通民警。在平凡的岗位上，爸爸用满腔赤诚奏响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乐章。

我的爸爸作为人民卫士，为了社会治安，奋勇当先、惩奸除恶。以前，经常听他讲起自己工作中的点点滴滴，每次他都如数家珍，一副非常自豪的样子：今天给辖区的李奶奶搬了什么东西，给张大爷买的米和油；前两天抓了一个小偷，被那个小偷拿出刀子来威胁，可还是奋不顾身地抓住了他；那天在处理一个醉汉和出租车司机的纠纷时，被醉汉揍了几拳；昨天在处理一个案子时被当事人威胁，大家都劝说要小心点，爸爸却说：“咱干的就是这样的工作，要怕早就不干了！”是啊，我的爸爸最敬业，最勇敢了！过年的时候，还听爸爸说起自己已经从警26年了，都是我年龄的两倍了，厉害吧！

我的爸爸作为人民警察，他巡逻驻守、服务人民。自从疫情暴发以来，爸爸更忙了，上班就更没黑没白了。我在家里每天翘首期盼，盼着爸爸早回家，却不敢打电话催他。因为我曾经打过一次电话催爸爸回家，他回家后说了我一大通。我当时还不服气，心想：怎么下了班还不能回家呀，就非得您在单位忙吗？单位又不止你一个人！可现在想来，爸爸反反复复对我说的那句话：“我是一个老民警，我不上谁上？”不正是爸爸从警26年来的真实写照吗？

我的爸爸作为人民公仆，为了服务群众、任劳任怨。在我们市中区万紫巷，有一条路就是以爸爸的名字命名的呢！因为爸爸当社区民警时，发现那条土路坑洼不平，尤其是雨雪天特别泥泞，居民出行困难。他便多方筹措，自掏腰包，为百姓们修了如今这条柏油路，为此当地百姓都称这条路为“立杰路”。还有，爸爸每年六一儿童节都带着我去山区给小伙伴们捐赠，已经坚持了八年，他不但自己去，还号召周边的朋友和一些企业家伯伯们一起去，他因此被山区的小伙伴们叫做“立杰爸爸”。

爸爸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赞誉：“最美济南人”“济南市道德模范”“济南市最佳社区民警”“济南市爱民警务之星”“办案能手”等等。还有一张捐赠证书，是爸爸前段时间捐赠防疫物资，济南市红十字会发给爸爸的。爸爸还经常上报纸、电视呢！我的爸爸可是我们家的热点人物。

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！3月21日，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！因为从这一天起，我就再也没听到爸爸的声音。那天爸爸早晨去上班，再也没回来！我再见到爸爸时，他满身插着粗粗细细、五颜六色的管子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我扑上去，摇他、晃他、喊他，可不管我怎么做，爸爸也不睁开眼睛看我一眼；我给他讲我成绩有了很大进步，受到老师的表扬了，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同我击掌庆祝；我给他唱他最爱听的歌，他也没有跟着哼唱。我只看见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监护器上的数字因过速而不停地发出“嘀嘀”的报警声；护士阿姨给他吸痰，他在床上弹起，我以为爸爸醒了，激动得喊起来。可护士阿姨却说“没醒，这只是应激反应。”爸爸24小时用着冰毯，体温却还一直在39摄氏度多。他的腰本来就不好，这下可别冰坏了呀！爸爸呀，您知道，我有多着急，多难过吗？听医生说，爸爸可能一辈子都要这样，我才不信呢！不可能！我的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！因为，我的爸爸有钢铁般的意志！

爸爸，不管现在怎样，将来怎样，您永远是我心目中最棒最棒的英雄。我为有这样一个爱岗敬业、乐于奉献、舍身忘我的爸爸感到自豪。您是伟大的英雄，是我永远的榜样！

文学点亮生活

跟谁学杯 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生作文大赛

指导单位：山东省作家协会、齐鲁传媒集团
主办单位：**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**
协办单位：时代文学杂志社
特别支持：临沂国华新城·鲁商国际广场

关注赛事信息，请加QQ群：676258723

给爸爸扎小辫

□王孜若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2014级二班

童年是甜蜜的，就像是一块甜滋滋的糖；童年是彩色的，就像是一幅五彩缤纷的画；童年是快乐的，就像一颗开心果。

“呼——哧，呼——哧。”这是一个火热的下午，吃过午饭的爸爸正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六岁的我正在客厅里玩耍。爸爸“卖力”地打着呼噜，那声音在昏暗的客厅里回荡着。随着爸爸越睡越香，呼噜声也就越来越大，大得都快要让屋顶震下来了，就连关着门在卧室里午休的妈妈也被吵醒了，我也被吵得没心思再玩了，只有爸爸还浑然不知地继续睡觉。

我和妈妈无奈地看着熟睡的爸爸，打算“惩罚”一下他。可是怎么惩罚呢？我看一看妈妈，妈妈也看了看我，她的一个眼神让我明白了她的意思，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我马上跑向梳妆台拿来了头绳和梳子。我和妈妈蹑手蹑脚地走到爸爸身边，我慢慢蹲下，悄悄捏起他一缕较长的头发，轻轻地想用梳子梳顺。可是爸爸的头发打了好几个结，呀，不

好！梳子在一个地方卡住了！我试着往下拽，爸爸翻了个身，挠挠头，吓得我赶紧松开了拿梳子的手。好在爸爸并没有醒来，我又屏住呼吸，拿起梳子梳了起来。一切顺利地进行着，梳完后，我小心翼翼地把这缕头发绑成一个小辫。

大功告成后，看到我的“杰作”，我和妈妈忍不住哈哈笑出了声！爸爸被我们的笑声惊醒了，一回头看见捂着肚子大笑的我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故作镇定地答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
爸爸不明就里地站了起来，我们看见他的模样：黑黑的头发，有一缕被我用粉红色的头绳扎成了小小的朝天辫！我和妈妈再次哈哈大笑起来。爸爸更加茫然了，问道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：“哈哈……你自己看看吧！哈哈……”说着递给他一面小镜子。爸爸接过镜子一看，立刻愣住了。看见爸爸呆呆的样子，我们笑得更厉害了。

童年是美丽的风景，童年是轻快的小曲，童年是可口的蜂蜜，童年是蔚蓝的天空，童年也是爸爸的小辫。

(指导教师 华瑜)

大 地

□李淑清 济宁市育才中学2018级9班

在我年少的记忆中，大舅母算是长得最好的。

舅母是南方人，二十左右被拐卖来。那天人贩子拉来了满满一车“货”，几个听到信儿的早就守在村口，准备抢几个便宜的。等大舅赶到时，已所剩无几，剩的也都是灰头土脸，唯独她。她穿着的那鞋不仅全是泥，还掉了一半底儿，走起路来拖拖沓沓，上衣划了几个口子，领口还被扯烂了，半边脸也高高肿起，脸上的手印清晰分明，嘴角还有些许血迹。但破烂的衣服遮不住那初成少女的曼妙身姿，脸上的尘土挡不住那胜雪的肌肤，那双眸子中噙着泪犹如一泓清水，一双平眉，眉梢如剑般锋利。听同行的几个女人说人贩子看上了她，这姑娘硬是以死相拼，才暂且保住贞洁。

近五十的大舅看得眼都直了，跟家里合算了好几天，才决定用仅存的两头牲口换这个姑娘。

舅母生了个儿子，名叫大福。老太太为这宝贝孙子做了百家衣，舅母更是买了个纯银的长命锁，牢牢地拴在大福脖子上。

那天大福同往常一样给舅母打了招呼要去奶奶家，舅母也习惯地应了声。

一股怪风吹来，吹得树叶沙沙作响。舅母打了个寒战，扭过脸来给大舅说：眼看这天就要下雨了，我去咱娘那儿把大福接过来。

刚一进门，老太太就招呼道：媳妇快来，快来，这饭刚出锅，快来吃两口。舅母说：娘，俺就不吃了，眼看这雨就要下来了，俺来接大福回去。老太太说：大福？他没来啊。

一抹担忧从舅母脸上闪过，她心头一颤，说：这孩子整天东窜西窜的，这又是去谁家玩了？娘您吃饭吧，俺去找他。天很黑，四周寂无声息，大舅搀着的舅母，她脸色惨白。

赵大娘迎面走来，说：这大半夜的，你俩干啥呢？

舅母一个健步冲上去，扯着赵大娘的袖子，问：大娘，您见俺家大福了吗？

赵大娘一怔，说：咋，大福丢了？下午俺倒是看见一个贼眉鼠眼的男的领着他不知往哪走，我看着那男人应该就是卖你的那个。

轰隆一声，一个响雷打了下来，照亮了半边天。此后舅母在床上躺了几天，几个女人轮番来“慰问”，又都悻悻地走了。赵大娘说：要不是俺从头看到尾，俺都不信，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，自己家孩子丢了，愣是一滴泪都不掉。众人纷纷应和着说：是啊，是啊，我去的时候也没哭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那天雪下得特别大，大舅干完活，早早地回了家，衣服都没脱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。等到饭做好了，舅母盛了碗热姜汤，想让大舅暖暖身子。她轻轻地将碗放到桌上，说：饿了吗？饭做好了，先喝碗姜汤暖和暖和。

大舅挣扎着轻声应了下，身体却一动没动。舅母心疼他，就握着他的手坐在旁边。大舅仿佛又睡着了，看上去安安静静的，可谁知没一会，大舅的手渐渐凉下来。舅母给他扯了扯被子，却摸到身上也凉了——他全身都凉了，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。她的手贴在大舅胸口，胸口的余热从她的指缝里一点一点逃出。

终于，雪停了，阳光照在大地上白晃晃刺得眼睛疼。舅母看着大舅的棺材被一铲一铲的土埋上，那双眼睛定定的，像是要从眼眶里蹦出来。谁也没想到她竟一颗泪都没掉出来，最后那嘴角还咧了咧。

一个人再坚强，只要想死就怎么也活不下去了。“砰”的一声板凳倒地，大舅母面带笑意，轻轻合上眼。眼角的那滴泪“啪”地落下，砸疼了大地……

(指导教师 刘传波)